



第 4 卷



王蒙文集



第4卷

恋爱的季节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章

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夜晚,小雨飒飒,空气里充溢着诱人的潮气与土香。周碧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正在准备五四青年节纪念会上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的讲话。她的疤疤痕痕的桌面上放满了书:《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列宁的《共青团的任务》、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联共(布)党史》《整风文献》《社会发展史纲》《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她沉浸在“全面发展的人”这样一个命题里,喜悦振奋,心潮激荡。办公桌是靠窗户摆放的,夹着雨丝的风吹起了褪了色的不洁的窗帘,这窗帘十分容易让人联想起婴儿襁褓中使用的尿褙子。窗帘一次又一次地飘动着,弄乱她的头发,弄痒她的脸庞。但是她沉浸在对于“全面发展的人”的想象里,全不顾及窗帘的拂拭与窗帘上的尘土微粒的呛人,她好像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全面发展的男女,运动员的体魄,长得很充分的四肢,拱起的臂部与腿部的肌肉,短发,炯炯的目光,智慧的额头,深思的与诚挚的表情,朗诵诗一样的声音,雪白的衬衫,一尘不染的领口与袖口,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理想的动人的光辉,眼睛里似乎含着泪花:献身者、就义者、大智大勇者,充满了对祖国、人民、阶级与大地的热爱者的热泪,世界上最神圣的泪。

她尤其感同目击的是这样一大群青年男女的健壮的双腿,那近似粉红又近似黄铜的肤色,那粗壮有力绝对没有多余的脂肪的大腿,那修长美丽曲直合度的小腿,不肥胖,又不孱弱委顿,舒舒展展,一蹬

地就迈出一大步,大步前进,跋山涉水,无坚不摧,勇往直前……永远告别了啊,东亚病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拖着辫子和鼻涕、裹着小脚、吸着鸦片的人渣人滓……

风忽然大了,雨漏到她的脸上,破旧的窗帘伸伸展展,挣挣扎扎,像一个力不从心的讲演者无望地挥动着的手臂。周碧云的思想回到了她的简陋的办公室。春雨的接触使她十分愉快,只是为了不打湿书籍和纸张她才不得不去关上窗户。雨与风的躁动使她感到了春天的生命的力量,力量在孕育,力量在萌生,力量在蓬蓬勃勃。她想象中的男男女女就像春天的雨和风一样弥漫于天地之间,活动在六合之内。可惜的是,窗户一关上,窗帘就像泄了气抽了筋一样耷拉下来,疲疲软软,了无生意了。

直到这时,她才想起了来自天津英租界花园附近的小洋楼的两封信。两封信都是她的男朋友——应该说是她的未婚夫舒亦冰写的,两封信都用的是长型国际航空信封——这真莫名其妙,从天津往北京寄信,为什么要用航空信封呢?两封信的邮戳都是四月二十三日,两封信的字迹都是那样拘谨,那样的一笔不苟,还有点娟秀的女气。在食堂吃高粱米饭和猪肉片炒土豆片的时候,传达室的交通员小赵把两封信递给了她,说了一句:“请客吧,一次收到两封情书。”——大家都知道周碧云的恋人在天津,又够得着又够不着。于是大家哄笑起来。他们的“领导”赵林说:“哟,干什么这么费事?把两次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有什么不可以?是为了隆重吗?邮票落价了是怎么的?”于是七嘴八舌,大多未婚而且未有恋人的年轻的同事们哈哈大笑起来,这使周碧云觉得不好意思。而且她朦朦胧胧地觉得,“情书”这样多是不光彩不伟大的,起码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个人的私事的过分膨胀,是一种旧日的颇有些黯淡的往事留下的影子,是缺少革命的阶级的与行动的内容的空虚。当别人兴高采烈地说笑的时候,她微皱着眉把两封信一团塞到自己的制服衣袋里,她努力保持着脸上的笑容,迟迟慢慢地回答一下反击一下年轻的

同事们的调笑,同时她觉得尴尬和无趣。吃完晚饭她不好意思一个人躲到宿舍或别的什么地方看信,便和同事们一起走进办公室喝水、吃花生米、聊天和唱歌。她的声音极为洪亮,但是略显尖厉,她把一首又一首的苏联歌儿唱得高亢入云。她的过分响亮的嗓音甚至使旁人捂耳朵,不止一个人敦促她减小音量,然而正唱得起劲的她反而又把声音增加了许多分贝,她为自己的歌声的巨大激荡至少是刺激力量而自豪,她要大唱大吵大喊,她要用歌声把世界把人心翻一个儿。

然后人们纷纷走了。去上级机关汇报的便去汇报。去工厂的便去工厂。去学校的便去学校。去做调查。去开座谈会。去传达和宣讲上级的最新指示。那时候晚上人们都工作,礼拜天也工作,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尤其喜欢在例如阳历年和旧历大年初一开会。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一种推着、跟着历史车轮全速旋转行进的劲儿。周碧云为了准备“五四”讲稿没有离开办公室。人们走开了办公室就安静下来。周碧云又走进里间的小办公室,开开进风的窗户。这本来是读男友的信的最好时机了,但是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命题吸引了她,那样光明,那样强壮,有那样的头脑那样的眼泪那样健康和美丽的双腿。她应该先公后私。她应该先考虑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再考虑远非全面发展的舒亦冰和她周碧云自己。一次小小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小小冲突,一次小小的思想斗争。她胜利了:新战胜了旧,公战胜了私,工作战胜了个人,无产阶级战胜了小资产。她把团成了团儿的舒亦冰的信扔到了桌子边缘,飘起了的大尿布似的褪色窗帘立刻遮住了它们。然后她认真严肃地又是心潮澎湃地思索着青年一代和他们的——我们的——未来。关上窗户她才想起了信,信已经被窗帘拂到了地上。当她捡起傻气地同时到达的两封信——哪怕是一封上午收到一封下午收到也比同时收到好得多呀——的时候,她哭了。

她撕开了其中的一封信,她看到了一张天蓝色的信笺,信笺上写的是三行英语:

Rose rose I love you! (玫瑰玫瑰我爱你!)

I can't leave you! (我不能离开你!)

I beg your pardon, my dear! (亲爱的,原谅我!)

一阵热浪涌来,漫过了她的全身,她听到了钢琴的声音,她看到了在隔窗的梧桐树影的掩映下面弹琴的舒亦冰的高大而又文质彬彬的身影,看到了他的因为感动而自摇自摆着的头颅。特别是她看到了他的灵活而秀长的手指的运动,听到了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舒亦冰用英语唱“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歌声。那歌声把 rose rose(玫瑰玫瑰)与 you(你)唱得很轻,很小心翼翼,而把拉长了的 I love(我爱)唱得很重很重,似乎在呐喊,呐喊里包含着许多痛苦。他的声音温柔而且谦恭,只是唱到我和爱的时候他似乎有点激动,有点变调,说实在的,甚至有点难听。每逢这时候碧云都会为亦冰嗓音的失常而心痛,看着亦冰从钢琴上抬起的陶醉的面庞而感动,连从前额垂下来的亦冰的头发也显得格外令人挂牵……这就是往事……这就已经成为往事了么?

她有一种异样的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她撇了撇嘴。她急于摆脱这种软弱和温情的袭扰。她用右手的食指搔了搔面庞和下巴,她咳嗽了两声,第一声居然闷闷不响,她使了劲,第二声清脆和响亮了些,她用这清亮的咳嗽驱散自己那不受欢迎的烦乱,她连忙撕开另一个厚得多的信封。她撕得急了,撕坏了橘黄色的信笺的一个边角。一共有五张信笺,奇怪的是信笺上写的是注音符号:

ㄇㄣˊ, ㄨㄛˇ ㄉㄨˊ ㄌㄧˊ ㄉㄨˊ ㄉㄨˊ ㄉㄨˊ ㄉㄨˊ ㄉㄨˊ ㄉㄨˊ ……

“云,我童年时代的好友……”她拼出这几个字来了,不无吃力。好淘气,好啰嗦呀!她想起一九四八年来了,他俩一起从天津到北平,参加平津学生大联欢,她沉浸在学生们反内战反独裁的战斗热情里,而亦冰却只想借机与她游玩北平,卿卿我我。联欢完了以后他们一起去颐和园,在僻静的后湖的一座红漆木桥下面,舒亦冰缓缓地用

分解开的注音符号向周碧云问道：“乌鹅，西衣昂，漆衣恩，乌恩，哪衣，乌鹅，得鹅，鱼恩……”碧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的哪国话呀？”“当然是中国话啦！”舒亦冰的脸有点涨红，好像喝了一杯酒，而他的眼睛是湿润的，充满爱怜的。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甚至明确无误地告诉她：“是注音符号。ㄨㄛ，第三声，ㄊㄩ，第三声，ㄍㄨ，第一声，ㄨㄛ，第三声，ㄜㄩ，第三声，ㄨㄛ，第三声，ㄨㄛ，第四声……”她仍然茫茫不知所解，不知所对，“啾，我的小傻子，”他说。他不像一般天津人那样说“哎、唉、噢、嘿”，而说“啾”，有点像英语 oh。然后他捧起她的脸飞快地亲吻了她。他只是吻了她的脸蛋，刚一接触立刻就放开了，他自己的脸而不是她的脸羞得通红。而她甚至于还没有来得及捕捉到那被一个心爱的潇洒的男子第一次亲吻所带来的激动，还没有来得及捕捉到对于他的嘴唇、胡须、面庞的感觉。有一道电流冲击到她的心里，刹那间她自己也变得非常柔软，非常甜蜜了。

然而，已经完了，到此结束了，再也找不到了，谁知道他的嘴唇是潮湿的还是干裂的？谁知道他的唇须是刺人的还是柔顺的？谁知道他的脸蛋是瓷实的还是绵软的……许久许久，他们没有说话，他们的心潮难以平静。在心潮平静下来之后，她才拼出了舒亦冰的注音字母：

“我想亲吻你，我的云……”

啾——她也想说啾了，这个淘气的游戏，这个绕一绕的弯子，这个文雅老实得让她着急的亦冰！在回天津的火车上，她可没有用拼音的游戏来回答他的含蓄，她急急地说：“生活就是战斗！我们要战斗！推翻国民党！迎接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她的声音相当大，吓得舒亦冰去捂她的嘴。舒亦冰唱起了“玫瑰玫瑰我爱你”，而她干脆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舒亦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欣赏着她，欣赏她的豪情，欣赏她的斗志，欣赏她的纯真。意识到舒亦冰的专注的欣赏，周碧云变得更加美好、热烈、可爱。她更加希望表现出自己

献身伟大斗争的崇高情操,她的眼睛像火光一样的一亮一亮,她的细碎的头发在额头抖动,她的急切的说话的声音里夹杂着兴奋的喘息,她从来没有这样滚烫和诱人过。但她又感到失望、一种模糊的暗暗的失望,她所爱的、她向往的是革命,她关心她动情的是斗争,而舒亦冰的心里眼里只有她一个人,她自己。舒亦冰和她是怎样的不同啊!

她把后拆开的那个信封中抽出来的五张橘黄色的信笺摊摆在桌面上。她的眼前一大片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的符号。没有文字,没有语言,连带着声音带着旋律的 rose rose I love you 也没有,只有古旧的遥远的符号。没有热情,没有思想,没有追求的殷切与吐露的坦诚,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似字非字的笔画。他怎么想起来写这种东西、这样写? 革命在凯歌中行进,新中国已经建立,北京市的垃圾几天就运完了,妓院已经查封,海南岛已经解放,乌兰诺娃已经在音乐堂演出,西蒙诺夫和法捷耶夫都已经来过,和国民党歹徒搏斗的丁佑君已经牺牲,三座门和御河桥已在施工,毛主席已经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党的生日那一天她周碧云已经在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前面举手宣誓入党……而她的恋人,她的童年时代的好友,却用这日伪时期学的、国民党时期学的、说字不是字说符不是符的注音符号来给她写信,居然他们不再是温柔美丽的童、年、时、代、的、好、友而只是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

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 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
ㄣㄣㄣㄣㄣㄣ, 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 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
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ㄣ……

什么意思?“我觉得,我已经落在生活的后面,时代的后面,远远地落在你的后面了!”噢,我的天! 为什么要这样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时代就像大河,即使是一片干枯的树叶它也推动着你冲刷着你激荡着你。生活就像骏马、像列车,你一招手它就让你去骑乘去飞奔向勇往直前。而我,我是爱你的,爱你,爱你,永远爱你! 难道我

的爱就不能温暖你的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寂寞的冰冷的心？你怎么就这么“反动”呀！

风蓦地吹开了窗子，她刚才就没有关牢，雨星滴到了信纸上。她赶紧去关窗，却又碰倒了搪瓷茶缸，把信、讲话稿、书和桌面都弄湿了。讲话稿是她“五四”要用的，信实际上还没有看，书珍贵而且神圣，而桌面的油漆是如此糟糕，沾一点水就会被泡出泡泡来，然后就会脱落，就会变成伤疤。她手忙脚乱地心疼地关窗子，拾掇文稿、书和信，又跑回宿舍去找抹布擦桌子，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亦冰造成的。她想起一个月以前听过的团中央的一位领导的访苏报告，那人说，在苏联，人都是非常单纯明快的，共产主义思想使人变得像水晶一样纯洁、透明、坦荡……“赶紧生活”，这是苏联青年的口号。到古比雪夫水电站去，到顿巴斯煤矿去，到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去建设共青城，到乌拉尔山脉去寻找稀有金属，他们都有充满智慧的头颅，都有能够优美地跑完五千米、一万里、马拉松全程的双腿，他们的歌声嘹亮，战旗飘扬，他们爱也爱得火热，吻也吻得紧密，喊也喊得痛快！哦，阿辽沙！啊，娜塔莎！乌拉，弗拉基米尔·依里奇·列宁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而舒亦冰呢，他什么时候对着草原对着森林对着大海喊过周~~~~碧~~~~云！

他的声音太委婉太低沉，好像含着过期的眼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样深沉？他像一个诗人，他太像一个诗人了，生活在一所木房子里，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呆呆地看着山峰上翱翔着的雄鹰，抚摸着身边的羚羊和幼鹿，采摘一朵朵蓝色的小草花，与星星说话，与风说话，与雪花说话……而社会的高速列车，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轰鸣而过……

他不但像一个往日的诗人，而且像一个往日的诗人的影子。那是一个被夕阳照长了的美丽而又安详的影子，影子投射在层层堆积的落叶上，投射在嫩芽萌发的草地上，投射在少女的心里，投射在许多少女的心里。她知道有多少高中女生和大学女生为舒亦冰而倾

倒！他的高大的身材，他的宽宽的肩膀，他的温柔浑厚的声音，他的优雅的举止，特别是他的深沉而又高贵的侧影，秋天，他竖起风雨衣的领子，他微微扬着头，他的头颅是巨大的，像狮子，他的头发柔软而自然地梳向脑后，他的鼻子很高很大，他的下嘴唇非常厚实，那是一个剪影，更是一座塑像，几乎是一个神明……在众多的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当中他选择了自己，不美的、傻气的、声音虽然响亮实则是过分尖厉的自己……又丑又傻的周碧云啊，周碧云怎么配得上你！

然后是一阵呐喊，是一阵冰雹一样的马蹄声，是许许多多的红旗和许许多多的骑兵，是红色军团的战士在高声歌唱……那落叶、那夕阳、那茸茸的草地与那诗人的侧影被冲碎了淹没了推开了，像退潮一样地塌陷了下去……一片快乐的嘈杂声，周碧云的同事们战友们陆续回来了。

第一个进来的是洪嘉，她只有十九岁，长着一个浑圆的、孩子气的脸。她的眼睛不大，但极为灵动，精神十足。她的鼻子尖尖的，嘴角自然地翘起，一副天真、乐观、透明的样子。她最喜欢穿一身劳动布的工服裤，显示一种女工式的质朴与爽利。天一凉她就外加一件皮夹克，皮夹克不系扣，她再把双手往工服裤的口袋里一揣，就更加精神——你会觉得她像一个苏联姑娘。她是唱着苏联内战时期的歌曲：“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员……”走进办公室来的。“周碧！”她大喊一声，不喊小周也不喊大周，不喊碧云也不喊周碧云，而用她独特的方式大喊前两个字“周碧”，她问：“你怎么没有下去？”她们已经习惯于把去工厂学校商店基层团支部叫做“下去”。

不等听完周碧云的回答，她就兴奋而又遗憾地叫道：“你真是的！今天小学教师团支部召开的读书讨论会实在开得太好了，你要去了一定会非常感动！他们讨论的题目是‘保尔·柯察金与爱情’，争论得非常热烈。保尔为什么一定要与冬妮亚分手？保尔为什么又拒绝了乌斯金？大家越讨论越理解了保尔的伟大、克制与牺牲！最

后全体团员流着眼泪齐声朗诵保尔的名言……噢，你为什么不去呀！什么？你要给被服厂的团员讲话？听赵林说被服厂的团员跑到天桥的电影院看美国电影《出水芙蓉》，他们是怎么搞的？你一定要批评他们！对这些歪风邪气，就是不能客气！”

说到赵林，赵林就来了。赵林也只有十九岁，生日比洪嘉还要小二十天。他穿戴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虽然是千篇一律的干部服，但他似乎精心把领子翻了开来，露出了雪白的衬衫领子。他个头不高，方脸盘，两道剑眉几乎连到了一块儿。他并不是近视眼，但眼球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向外凸出，特别是眼白，似乎是过于白也过于实，不那么透明和淡雅。他的表情亲切中包含着严肃，进门后问了一句：“噢，就你们俩？”然后走近办公桌，他立即注意到弄湿了的舒亦冰的来信，那勺女口口的注音符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这是些什么？”不由皱起了眉。他提问题时常常皱眉，并无不满意或不高兴的含意。听了周碧云的嗫嗫嚅嚅的解释后他做了一个无法理解也无暇过问、无兴趣搞明白的姿势，略一挤眼、一笑、放松了弦，然后在办公室踱起步来。于是，周碧云与洪嘉便注意地看着他，等着他开口。他是这个青年团的工作机构的领导人之一，极有可能在最近上升为第一把手的，因为原来的年纪大些的一位领导人已于近日调离。再说，这个晚上他不是“下去”而是到市领导机关去开会的。他的习惯是，在传达上级指示、讲一些比较重要比较严肃的话题以前，都要来回踱一踱步。

这时，又进来了戴着一顶翻起“耳朵”来的长毛绒帽子的萧连甲。萧连甲二十岁，胖乎乎的脸庞，小而亮的眼睛，面色红里透白，头相当大。他是一位非常热衷于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的人，据说他也是这个机构的领导岗位的一名候选者。他穿的衣服通常要比别人多些，显得臃肿。他圆圆滚滚地进了办公室，见到正踱步的赵林，立即问道：“市里开会有什么新的指示？”

“很重要。有新的提法。”赵林说，“等一等，等他们回来了我们

碰一个头,我要把今天会议的精神及时传达给大家。”他停住了口,表示重要的指示只能在正式的会议上正式传达。但他又看到了洪嘉与周碧云的切盼的目光与萧连甲的不甚满意的神情,于是,他不得不先透露一点,他说:

“今天会上讲了国际形势……斯大林最近回答了英国记者的提问……”

人们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他们中间有肩宽腿粗、一双大眼睛却又颇见秀美的祝正鸿,有圆鼻圆脸、眼睛眯成一条线的回族女孩子张雅丽,有温文尔雅的身材、黄皮蜡瘦的面孔的李意,有聪明瘦削、年龄还不足十八岁的钱文,还有一位肤色紫黑、手大脚大而又唇红齿白的万德发……按他们的年龄他们本来应该正在大学乃至高中读书,但他们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高潮中投入了革命。原来伟大的革命就在身边。原来谁想革命谁就能革命,抱着赴汤蹈火的决心,做了一件不比穿一件衣服更容易、但也不比缝一件衣服更困难的事情,这就是革命,比书上分析的小说里描写的平凡得多。他们向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组织所联系的某个外围组织的人员表示了革命的愿望和态度,他们确认自己也愿意成为某个革命组织直至共产党的一员,他们便确实是革了命了。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得这么快,胜利到来得这么快。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大干一阵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去罢工、罢课、撒传单、贴标语、砸国民党市党部及夺取武器,他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坐牢、坐老虎凳、绝食、喊口号、打死哨兵、在监狱里起事暴动,革命就胜利了,他们就胜利了。革命需要人,他们就是革命人。工农兵学商都需要取消乃至粉碎旧秩序旧章程旧管理机构而建立新秩序、新章程、新管理机构,而这一切都要依靠地下的党组织青年组织及其成员来做,哪怕他们还只是一些未谙革命真谛的年轻孩子。历史让他们扮演了历史的新篇章的创造者的角色,于是,他们纷纷离开课堂工厂商店,聚到一起,成为职业的革命者了。

晚十点十五分,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由赵林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他们正在筹备一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他们做了许多调查,证明青年团员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工作太多,搞得工人不上工,学生不上学,店员不卖货。这在解放初期,政权和社会秩序进行巨大的更迭重建的时候,应该说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新秩序的建立,随着各单位的行政权力已经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青年团的工作当然只能处于助手、配合的地位,这才符合新的秩序。所以他们准备提出一个方案,大大减少青年团员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工作,更好地发挥行政领导的作用,使团的活动更符合那种配合的角色要求。这样的议论,这样的调查研究,他们已经进行过多次了。

但是今天传达说,上级指出,青年团员既要搞好本职生产、工作和学习,又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做好社会工作。时间紧怎么办?就是要吃点苦,要提倡吃苦的精神。有困难怎么办?就是要克服困难。既然是团员,是青年的先锋与党的后备军,又怎么能害怕困难呢?正像列宁、斯大林讲过的,我们什么时候害怕过困难呢?

初时大家略略怔了一下,继而都从新的全然不同的指示中汲取到了一种积极的、富于战斗意气的精神力量。大家很拥护也很激动,马上就受到了鼓舞、受到了教育,更加感受到领导的高瞻远瞩与洞察一切。只有萧连甲拼命地思索,思索,他似乎在自言自语:“这样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许多实际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赵林宣布散会。

严肃激动的会刚一完,几乎没经过任何转折和过渡,办公室里立即响起了一群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先是世代代的老北京李意建议大家去四牌楼吃馄饨。那里有一个点电石灯的馄饨摊,馄饨锅的一边总是煮着一只完整、硕大、体腔浑圆的母鸡,用一块洋铁片把鸡与煮馄饨的清汤分离开来。欲断还通,通过洋铁片与锅底锅帮的缝隙,似乎总会有一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飘着白油与浓香的鸡汤渗透到这边,使吃馄饨的人对自己的碗里的汤抱有颇大的希望,何况摊主还

会当着你的面用铁勺舀起一两勺白白的鸡汤倒到你的碗里；而鸡汤也不见减少，另一面的清汤会通过缝隙进行反方向的渗透。尽管有些对汤的鸡味浓度感到不满足的顾客讥嘲老母鸡已经煮了十天了二十天了一个月了，摊主则声明他每三天换一只鸡。摊主的声明得到老主顾的证实，据说老主顾做了这样的证明以后就会三口两口把汤吸干，再向摊主要求添汤，而摊主对于肯仗义执言，证明他三天换一鸡的老主顾，不但满足续汤的要求，而且会再添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勺浓汤，再加一小撮葱花和香菜。

除了汤的讲究以外还在于馄饨本身，馅大皮薄，馅是精选的猪肉自己剁的，吃着不但解馋，而且解饿。一般地说，吃两碗就可以饱。所以它每碗是一千五百块钱^①，不像单牌楼的馄饨，倒是五百块钱一碗，吃到嘴里要肉没肉，要皮没皮，清汤寡淡水，越吃越馋，越吃越饿。

已经夜十一点了，李意建议大家一起骑车去吃馄饨，他们离四牌楼不远，骑车只要五分钟。

“走，大家都去，”洪嘉用她洪亮的声音喊道，“小萧请客！”她说让萧连甲请客，这是有一点道理的。大家知道，小萧半月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漫谈建立革命理想的文章，得了十二万块钱稿费，这对于每月只有六万块钱零花钱的他们，已经是很引人注目了。再有，前几次去吃馄饨，李意、赵林、周碧云都请过客，似乎也该轮到萧连甲请客了。但是萧连甲马上拒绝，他说：“对不住，这个月我可不能请，我要买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还要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呢！”

“抠门儿！抠门儿！”萧连甲话音未落，洪嘉就带着大家喊了起来。“咱们踹他！”她又喊叫。于是大家哄笑起来。作为一种调侃有时也是惩罚的方式，这批年轻人很喜欢做“踹人”的游戏。说时迟那时快，当过泥瓦匠颇有几分力气的万德发闻风而动立即从背后抱住

^① 本书所提到的钱数，均为旧币，旧币每一万元等于人民币新币一元。

了萧连甲的腰,洪嘉弯腰抄起了萧连甲的左腿。周碧云虽是女性,个子高块头大,伸手去与萧连甲的又蹬又踢的右腿搏斗。赵林拽住萧连甲的左手,被萧连甲挣脱,拼命挣扎的萧连甲的胳膊肘碰着了赵林的鼻梁,使赵林两眼漆黑流泪,鼻子酸麻疼痛。赵林兴起,干脆用全身的力气死死抱住萧连甲的左肩,用下巴抵住萧连甲的大臂。其他人边笑边拽他的右臂,踉踉跄跄,半推半拉半抬地把萧连甲搞到了室外院中,万德发喊号:“一!二!三!”他们只要把萧连甲抬离了地,就可以往地上蹬他的屁股啦。

“姐姐,你们这是干吗哪!”传来了一个少年的叫喊。

他是洪嘉的异母同父弟弟洪无穷,由于准备考试,他温习功课睡得晚。听到了院中突起的喧哗,他出来了。他只有十一岁。

这些青年工作者,这些职业革命者,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似乎突然清醒了。他们松了手。萧连甲在奋力挣扎中没有听到洪无穷的呼喊,见他们松了手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抗争的成功,他挥动臂膀继续英勇地击打自己的同志,同时大声笑骂:“蠢种!你们加在一块儿也不是我的个儿……”他看到了洪无穷,他也怔住了。

他们都意识到了,洪无穷正是千百名接受他们的引导教育帮助的青少年中的一个,而他们是这样放肆地鄙俗地玩闹,他们不好意思了。首先是张雅丽,她嘟囔了一句:“可没我事儿啊,我根本不吃馄饨。”然后就离去了。她是回民,当然不吃猪肉,所以她很容易把自己择出来。接着李意和赵林也调整了自己的表情,向洪无穷解释说:“我们在开玩笑,没事儿,你怎么还没睡?”

洪嘉有点不自在。她皱起眉厉声对弟弟说:“去去去!睡觉去!”

馄饨没有吃成,萧连甲也没有蹬成,天时确也晚了,便各自回到宿舍睡觉。周碧云又回到自己的桌前,看一会儿勺勺口口,想一会儿“五四”讲话;又看一会儿《论共产主义教育》,想一会儿舒亦冰的优美的侧影,不一会儿就听到了钟敲十二点。

了,请求原谅了,说了的写了的又都不算了。然后他想起了那首渺小的歌,空虚的卑微的歌,陈旧的阴湿的歌,还有英语——正像一位领导引用毛主席的话所说的那样,那是从重庆的防空洞里刮出来的一阵阴风……该死的舒亦冰啊!周碧云真想大哭一场。

而这时办公室的门响了。时间已经过了午夜,这又是谁呢?脚步声活泼轻快。周碧云回过头,她看见了满莎。

满莎是这个区的中苏友好协会的秘书长,他的宿舍也在这个跨院里。最初,这批年轻的干部住房都非常挤,男女甚至住在同一间大房子里,中间拉一个布帘,互相能闻到化妆品与胶皮球鞋的气味,能听到睡前的琐言细语、体声鼻息。这甚至使他们觉得很快活,亲热中又有一点点相当克制的兴奋。那时,他们都是刚解放的北平市的一个区的军管会工作人员,许多机构和人员还没有分开,他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共同宿舍里,男同志方面睡前讲话声音最响的是满莎,他身材瘦小,体高刚超过一米五十,广东人,说话铿锵震响。大家都喜欢听他说话,即使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也像欣赏音乐一样欣赏他的声音语调的欢快和激昂。在京腔京韵的流畅却不免失诸油滑的说话声中,出现这么一个小广东的陈词慷慨,确实非常可爱、诱人、迷人。而女同志一方中讲话声音最大的是身高一米七十以上的周碧云。不喜欢听她讲话的人“攻击”她的嗓音中有一种类似金刚钻切割玻璃时发出的尖厉噪音,但即使自称耳朵被切割的人也欣赏她的声音中流露出的无拘无束,又解又放。穿透布“墙”的音波的交响促使满莎与周碧云比别人更多地相识。身材的对比也使他们俩相映成趣,使他们互相感兴趣。

现在,时已深夜,满莎走进了办公室,走近了被台灯照亮了面孔和头发的周碧云。

“是你?”碧云说,“你没休息……”

“其实我十一点钟就躺下了,我看着、我想着你连夜工作的情景……”